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第七十六回 九松浦父女揚威 風雲莊祖孫納客

卻說當日飛龍嶺上黑店裡那婦人，同若干火家，外面又有接應的，刀槍棍棒，把麗卿團團圍住廝殺。希真恐有人逃去報信，把店門截住，殺那逃走的，不好上前來幫。原來那麗卿受他父親傳授，有空手入白刀的手段，便是槍戟如麻，他空著手也進得去，何況當日手裡有那口青鏢寶劍，那裡把那些人放在眼裡。只見那口劍和身子在槍戟叢裡飛舞旋轉，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，忽前忽後，好一似黑雲影裡的閃電一般，霍霍的飛來飛去，捉摸不定。但見那四邊頭顱亂滾，血雨橫飛。殺得那些鳥男女叫苦連天，各逃性命。往前門來的，吃希真截住，來一個殺一個，來兩個砍一雙，都紛紛往後面逃走。只剩得那婦人一個，正待想走，被麗卿閃開柳腰，左臂一卷，夾住那把鋼叉，右腳賣一步進，那口劍順著手橫削去，正砍中那婦人鼻樑上，半個腦蓋已飛去了，仰面就倒。麗卿轉身同希真趕出櫃檯裡面，見那大漢尚未曾死，倒在血泊裡掙扎不得。希真揪起來，擲在櫃檯上，喝問道：「你這廝開了幾年黑店？那個叫你做眼？」那大漢睜起眼道：「你要殺便殺，何必多問！」希真、麗卿俱大怒，一頓刀劍，剁成肉泥。麗卿又提著劍去前前後後搜尋一回，不見一人；又去那死不透的身上找補了幾劍，殺得屍首滿地，血污狼藉。希真道：「眼見這廝還有後門，吃他逃了，我們快走罷！」連忙去槽上牽了馬，都拴在房門首，鞍子卻好都未揭；連忙去打好兩個包袱，又去替那莊家的包袱打了，並一切行車都收拾起，揹在那裏驢馬上；又去跨了腰刀，提了樸刀，把麗卿的弓、箭、槍並那劍鞘一齊帶出，把馬牽出店門外。卻只不見了麗卿，恨得那老兒只得把馬從復拴了，兵器丟在地下，拿著樸刀，重走入店裡，到院子中高叫道：「好請動身了！還有什麼放心不下？」只見那麗卿從廚房裡走出來，腰裡插著那口劍，做了□幾個草把兒夾在懷裡，手裡又點著一個，去那前前後後放火。希真道：「走我們的路罷了，務要去燒他做甚？」麗卿道：「不燒了，留著他做幌子？叫他識得我老爺的手段！」麗卿去各處都點著了，忽然看見那串野味掛在房門上，仍復取來。希真道：「我真被你歐死！」同出店門，他且把劍上血就死人身上擦乾淨了，插在鞘裡，把那串野味挑在槍上，係好了弓箭，跨了劍，提了槍。看那店裡，嘩嘩剝剝的爆響，各處房屋窗格門戶裡，都骨都都的冒出濃煙來，火光已是透發。希真只得等了他歇，埋怨道：「只管慢騰騰的，萬一有大伙追來怎好？」麗卿一面上馬道：「這般男女，來兩萬也掃淨了他！」

希真牽著那裏驢馬走下嶺來，卻不見莊家蹤跡。希真道：「這人不知怎麼了，反是我害了他也。」走下平地又三里多路，又恐有人追。只見前面林子裡，那莊家在那裡望著扁擔探望。看見那嶺上烈焰障天，火光火起，料著他父子們得勝，便迎上來。只見希真二人渾身血污，莊家歡喜道：「二位官人脫身也。」希真看見莊家，也甚歡喜，問道：「你不曾傷損麼？」莊家道：「左邊臂膊上著打了一下，卻吃我走得快，還不怎的。二位官人倒還好？」麗卿道：「容得那廝們展手腳！」莊家去把包袱行李配好，穿上扁擔擔挑。希真上了馬道：「我們須緊走幾步，防恐後面來追。你恐跟我們馬不上，包袱權把與我們，你輕了好走。」莊家道：「不妨，小人好腳步，二位只顧自走。」

三人緊走了二□餘里，回頭看那火光已遠，卻無人追趕。希真略放了心，緩轡而行。希真道：「我兒慚愧！鬼使神差，被你看見，險些著了毒手。卻怎的被你識破？」麗卿把那挖板的話說了一遍，又說道：「怪得那饅頭餡不象豬羊牛肉，肝濕淫的，原來就是人肉。此刻想起來，好不甘心！」莊家道：「不好了，我也飽吃了一頓。」希真道：「吃也吃了，想他做甚。幸而我不曾吃，不然道法都被他敗了。方才也是我大意，不曾顧盼得。幸而天可憐見，著你打眼。」麗卿道：「他這般掩飾，爹爹如何留心得。」希真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這面祭煉的乾元寶鏡，運動罡氣在上面，能教他黑夜生光，數里內的吉凶也照得出。我因恐耗精神，不敢輕用，險些壞事。」

父女二人說著話，又行了□里之遙。正是冷豔山脚邊，一望平陽，直落北去，並沒個人煙村舍。只見那夕陽在山，蒼翠萬變。麗卿在馬上喜孜孜的正看那山水，希真遠遠望見前面轉灣頭一帶松林，說道：「這等所在，防有歹人。」叫莊家說道：「大哥，休辭辛苦，我們大寬轉往那邊走，不要進林子裡去。」說不了，只聽得一片價鏗響，山谷應聲，林子裡擁出一彪人來。那莊家大驚道：「怎好？那邊大伙強人來也！」麗卿道：「你休慌，把我這槍上的蟲蟻兒摘去，待我結果了這廝們好走。」希真道：「你不要鹵莽，且等我看來。」望去只見那邊約有一百多嘍嘍，為頭有兩個人騎馬，都出林子來。

原來那兩個正是冷豔山的強徒，一個是飛天元帥鄭金龍，生得赤須藍臉，使一根金頂狼牙棒，兗州人氏，因一口氣上殺了本地一家大富戶，奔這山來落草；一個是攝魂將軍沙摩海，本是個教門回子，因盜了人的馬，刃傷事主，逃在江湖上，教門不肯容他，來投鄭金龍一同為盜，生得疙瘡麻臉，使一口九環鐵頭大砍刀。那兩個魔君嘯聚了五七百人，占了這座冷豔山，打家劫舍，搶奪過往客商，已自投在梁山泊的麾下，年年納些供奉，早晚要去入伙。那飛龍嶺上的黑店，正是與他做眼的。當日兩個強徒在山寨裡，望見飛龍嶺火起，正差人去探聽。半路上迎著得命逃回的搗子，又那小店裡不曾動手的人，一齊回山寨，報知了兩個大王。那兩個大王大驚大怒。沙摩海便叫：「差得力頭目，帶孩兒們去捉這廝們！」鄭金龍道：「不好，鄧雲、諸大娘都吃他殺了，那廝兩個必然了得，我和你須親自去走遭。那廝們既說到山東沂州府去，必從山下九松浦經過，我們抄近，就那裡斜刺截出，怕那廝走那裡去！」兩個強徒商量的，當時結束，點了一百多人，其餘都叫看守山寨，便一齊殺出九松浦。探得希真還不曾過去，便迎上來。

希真當時看見這兩個大漢騎著馬，便對莊家道：「你把擔兒靠後。卿兒隨我來，索性掃蕩了這廝。」麗卿一把拉住了老兒。道：「爹爹，你不要去，這幾個賊男女，把與孩兒殺了罷！」希真道：「江湖上盡有好漢，你不要輕敵。」麗卿拉著老兒道：「我不。我只要自己一個人去！殺不過時，你再來幫我。」希真道：「你這丫頭，見了廝殺，好道撞見了親外婆。既要去時，我和你換轉了馬。須要小心，輸了休來見我。」麗卿大喜，當時綽了那枝梨花古定槍，騎了老子的裏驢火炭馬，奔上前去。希真惟恐有失，在後面尾著他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希真父女在此商量，那鄭金龍、沙摩海已逼近了一段，就在那山光裡擺開殺上來。那匹裏驢馬看見有人來廝殺，雙耳豎起，長嘶了一聲，不待加鞭，潑喇喇的放開四個蹄子直衝過去。麗卿在馬上挺著那枝梨花槍，綻破櫻桃，大喝：「無知賊子，快採納命！」鄭金龍大寫道：「你們是那裡的撮鳥，敢來攪亂大王的道路！」麗卿道：「特把你們來祭槍，歡喜死的都上來。」鄭金龍大怒道：「我著人相幫，不算好漢。」回顧眾人道：「你們且紮柱，看我單擒這廝。」飛馬過來，輪開金頂狼牙棒，攔腰便打。麗卿挺槍接戰。鬥了□五六個回合，沙摩海見鄭金龍不能取勝，提那口九環大砍刀，縱馬助戰。麗卿展開那枝槍，敵住兩般兵器，撒圓瞭解數，又戰了□餘合。那枝梨花槍，渾身上下颼颼的，分明是銀龍探爪，怪蟒翻身。兩個強賊，一個美人，好一場惡戰。

陳希真在後面一望之地，看女兒使開了槍，端的神出鬼沒，暗暗喝采道：「好個女孩兒，不枉老夫一番傳授！」那鄭金龍、沙摩海使盡平生本事，兀自不能取勝。那些嘍嘍胡哨吶喊，刀槍劍戟一擁殺上來。希真看見，恐女兒有失，大喝：「我兒精細著，我來助你！」便把馬一來，上前兩步，掛了樸刀，雙手畫起印訣，念動真言，運口罡氣吹入，向空撒放，半天裡豁??的起了個震天震地的大霹靂，轟得那山搖地動，空中那些雷火撇歷撲碌成塊成團的跌下來。四面狂風大起。那些嘍嘍都驚得呆了，人人膽戰；個個心驚，誰敢向前。原來那陳麗卿本是雷部中一位正神降凡，得那個霹靂助他的威勢，精神越發使出來。少刻，只見殺氣影裡，沙摩海中槍落馬。鄭金龍吃那一驚，不敢戀戰，賣個破綻，拖了狼牙棒往斜刺裡就走。麗卿大叫道：「走到那裡去！」隨後追來。那鄭金龍正要用掩棒計，吃那匹裏驢馬快，早已趕上。鄭金龍剛回身橫得棒轉，麗卿乖覺，早已識得，便把那枝槍往裡追開狼牙棒，又往下一捺，槍尖直挑上來，對咽喉裡便刺。鄭金龍急問，吃那槍鋒把喉管割斷。麗卿乘勢把槍往外一擺，嗚呼哀哉，倒撞下馬來，又去復了一槍。正是：兩個強徒離世界，一雙惡鬼到陰司。

那些嘍嘍只恨爺娘少生兩條腿，棄棒拋槍各逃性命。麗卿追上去，趕著一槍一個，屍首都擄得老遠。希真也追上來，相幫做了

幾個，叫道：「我兒歇手，隨他們去罷。」麗卿按倒了一個，收住馬，把槍點在他心窩上，喝道：「不許動！動一動，與你個透明窟窿。我且問你，山上還有多少鳥強盜？」那嘍囉捧著槍頭道：「……好……好漢，只……只得這兩個。不干小人事，上……上命差遣。饒了狗命，還有……八……八九□歲的老母。」麗卿道：「要殺你，也不管你有沒有老母。你有老母，誰教你做這勾當？如今只留你的鳥嘴去說，還有強盜，叫他盡數一發來。快快去說，姑娘在這裡等！」嘍囉道：「小……小人去說。」只聽背後一人道：「好一個姑娘，你還殺得不暢快，還要等甚？」麗卿回頭看時，卻是希真，自知失言，不覺都笑起來。希真去接了那枝梨花槍，道：「我們趁早走罷。」

兩騎馬仍歸舊路，只見那山靄濛籠，月已舒光。麗卿道：「爹爹，方才天上這大霹靂，好奇怪，又沒半點雲彩！」希真道：「你難道不知是我放的？」麗卿大喜。希真道：「雷霆，天之威令，不比風霧，可以胡亂戲弄。今不得已而用，只好到地頭醮謝了。莊家處瞞得過，且不可說。我方才看你那槍法，果然去得。在家操練，倒還有些破綻，上起陣來反覺分外清靈。初次出馬，便如此得彩，我好喜也。」只見那莊家擔了行李上來，麗卿道：「強盜都殺完了，我們走罷。」莊家也歡喜說道：「二位客官，真是兩位天神。江湖上好漢，小人也略見幾個，那有這般了得。方才無故起這個青天雷，也想是二位的洪福。」父女二人暗笑。

三人一齊進發，只見方才那些殺翻的，死的已是不動了，半死的還有幾個在那裡掙扎。不多時，三人穿過那座大松林，早見那半輪明月當天，照耀得山林寂靜，如同白晝。又趕了一程，希真道：「我們且就這山腳邊略歇歇馬。」父女二人都下了馬，莊家亦歇下擔兒，便在一塊山石上取出些乾糧充饑，兩匹馬權放在水草邊去啃青。麗卿道：「這匹驍驍馬端的好，來往回轉都隨著人的意見。恁般的廝殺，他卻不用人照顧。好爹爹，把與孩兒騎了罷。」希真道：「你既這般愛他，就把與你騎了。」麗卿大喜。少刻，希真道：「我們不可久停了，直北去，尚有七八□里，方有宿頭。再俄延，恐月亮落了，不好走。」三人遂都起身，趁著好月色，穿林渡澗，走勾多時，離得那座大山遠了。走的盡是平津大路。那半輪明月漸漸的往西山裡墜下去。又好歇，希真馬上回頭，看那房心二宿正中，四月初旬天氣，已是子末五初時分。希真正待打火點燈籠，莊家把手指著路旁樹林裡道：「那邊好像有燈火光。」希真、麗卿都道：「果然是有人家，我們一同岔過去。」

三人走過林子背後，不多路，只見現出一座大莊園來，餘外又有許多人家，路口三座大碣樓，正是那座莊園門首燈火明亮。原來那家人家正做佛事，眾僧才散。希真跳下馬來，把樸刀遞與女兒接了，到那家門首，對個莊客唱喏道：「小可東京差官，往山東公幹，途遇歹人打劫，廝殺脫命。路過寶莊，借宿一宵，明日一早便行，拜納房金。」那莊客看了一看道：「漢子，我們這裡不是客店。前去不過□裡，便有宿頭。」希真道：「明知府上非客店，無奈路遠夜深，方便則個。」莊客道：「我們已是大半夜不睡，你休來討厭。」希真未及回答，麗卿在馬上道：「你不借宿便罷，怎麼是討厭？」希真止住女兒道：「你不許多說，我們去休。」裡面又一個老莊客出來，說道：「客官，並非我們不留你，實因今夜已久。」希真對女兒道：「我兒，此處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，何必執著，去休！」

正欲上馬，只見裡面一個少年出來，問道：「什麼事嘍？」在客道：「有三個客人，這等時分，硬要來投宿，你道好笑麼？小官人不必去睬他。」那小官人便去莊客手裡奪個提燈來，照看了他們二人一看，說道：「二位客官，且慢行。」便問了來歷，又知是廝殺脫命。那小官人便道：「二位請少住，我去就來。」說罷，連忙進去了。不多時，那小官人出來，吩咐道：「已稟過老相公，叫請二位進來。」莊客沒奈何，只得把火來照，那小官人便自去開了中門。麗卿也下馬，三人都進來。小官人便叫莊客把頭口牽去後面槽上喂養，又叫把那間耳房牀鋪讓出，又叫把房裡燈火點了，指點那莊家把行李挑入耳房裡去，說道：「客官想未曾吃飯，快教廚房預備。」希真深深唱個喏，道：「萍水相逢，如此滋擾，實屬不安。」小官人道：「休這般說。未聞二位上姓。」希真道：「小可姓王。」小官人又問道：「這位少年客官上姓？」希真道：「便是小兒。」希真道：「官人上姓？」小官人道：「小可家姓云。」希真道：「尊府幾位大人？」小官人道：「只家祖、家慈在堂，家父出外。」希真欠身道：「祈轉致叱名。」小官人謙讓。只見莊客搬出飯來，卻只是些蔬菜。小官人眉峰一縷，道：「不瞞二位客官說，今日寒舍作佛事，未有葷腥，胡亂請用些。小可不及奉陪。」希真稱謝。那小官人自進內去了。

希真只得叫莊家同坐，吃了一回，起身去那耳房裡一看，只有兩個牀鋪，又不甚大。希真對莊家道：「大哥乏了，先睡。」對麗卿道：「我兒，你也辛苦，且權去躺躺。天不久將明，我在你牀前運會坐動便了。」麗卿道：「殺這班賊男女算甚辛苦；便陪奉爹爹坐坐罷。」莊客來收碗筷，麗卿隨：「大哥，如有熱水乞付些。」莊客道：「熱水卻無。」只見小官人出來，聽見說道：「熱水怎麼沒有？快去廚房裡取來！」莊客只得去提了一桶來。麗卿起身道個萬福，便去淨了手面；又去取那枝梨花古定槍，那口青鋒劍，去熱水裡洗抹了。

那小官人燈光下，見那希真二人的模樣，正在驚疑，又見那兩般兵器，爛銀也似的，一發吃驚，便去立在水桶邊，看他洗畢。麗卿收了兵器，又唱了個喏。希真道：「官人何不請坐？」那小官人一面攜著希真的手，同進耳房裡坐地。希真同小官人坐在鋪沿上。只得一張椅子，麗卿去坐了。那莊家已是軒軒的同死人一般，在那個鋪上挺著。小官人一面問道：「二位客官方才說什麼遇著歹人廝殺得脫，願聞其詳。」希真把那飛龍嶺一節才說得頭起，麗卿嘴快，便搶過去，把那怎的落黑店，怎的挖開那板，怎的張見那人肉作坊，怎的殺了那班賊男女，怎的放火燒了他的巢穴，怎的下嶺到那冷豔山，怎的遇見兩個賊強盜，帶著若干嘍囉，……希真恐他說出放雷的話來，忙喝住道：「長輩在此說話，你這般亂搶，什麼規矩！」麗卿笑著低下頭，不敢做聲。那小官人卻不甚曉得東京口音，聽他那鶯囀燕語，潔潔汨汨的，已是辨得大半，心中大喜，立起身道：「二位客官且莫睡，請少坐。」出了房門，飛跑進去了。

希真理怨麗卿道：「你這廝恁地教不理，方才素性道起萬福來，吃人看破怎好？」麗卿笑道：「悔氣，沒來由做了多日的男子，好不自在。」只聽裡面一片聲的叫「開廳門」。那小官人跑出來，到耳房門邊道：「家祖請二位客官裡面相見。」希真與麗卿忙隨那小官人進內。只見裡面廳上，燈燭輝煌，幾個小廝拿著燈，照那雲太公出來。希真看那太公時，河目海口，鶴髮蒼髯，堂堂八尺身材，穿一領紫綢道袍，頭戴魚尾方巾。希真忙迎上廳中，一邊施禮，那太公連忙一隻手拉住袖子回禮，便請上坐。雲太公道：「適才村漢無知，說什麼過往客人投宿，以致簡慢。幸小孫看見，識得二位英雄。特請開罪。」希真拜謝道：「倉忙旅客，得托廣廈，已屬萬幸；何期世見青睞，又沐謙光。」雲太公吩咐叫廚房殺雞宰鵝，準備酒撰，一面動問二位在東京官居何職，到山東有何公幹，卻為何又從敝地經過，怎的遇著強人。希真道：「晚生姓王名勛，在東京充殿帥府制使，奉著鈞旨到山東沂州府等處採辦花石綱；這個是犬子王榮，叫他路上做個伴當，因順便探個親戚，驚動貴地。」又把那飛龍嶺、冷豔山的事細說一遍。

雲太公大喜道：「二位果然是大豪傑。那兩個強徒，一個是飛天元帥鄭金龍，一個是攝魂將軍沙摩海。這廝們屢次煩惱村坊。那飛龍嶺上黑店，是與他做眼的，來往客商俱受其累，官兵又不肯去收捕他。那廝倚仗著山東梁山泊的大伙，無惡不作，幾處市鎮，被他攪亂得都散了。老夫這裡叫做風雲莊，共有六百多家，只是風雲二姓。我這裡深防那廝來滋擾，是老夫與一位風姓的英雄，叫做風會，為首倡募義勇，設立碣樓木卡，土闔濠溝，防備著那廝。那廝們倒也識得風頭，這裡卻不敢來。今被賢喬梓一陣掃絕，為萬家除害，實屬可敬。老夫東京也到過幾次，頗亦結識幾位好漢，卻怎的不識仁兄？」希真道：「晚生係微職新進，未及追隨。敢問老相公間闊。」雲太公道：「老夫姓雲名威，表字子儀，本處人氏。少年時因軍功上，曾濫叨都監。神宗年間征討契丹，在邊庭上五年，屢沐皇恩。只恨自己不小心，三□六歲那年，追賊搶險，左臂上中了鳥槍鉛子。雖經醫治好了，只因流血太多，筋都攣了，骨頭也有些損傷，不能動彈，只得告退，辜負了官家也說不得。今年七□一歲了，精神還好；只是一臂已廢，全身無用。我有個兒子，今年三□八歲，名喚天彪，頗有些武藝。平日最是愛慕漢壽亭侯關武安王的為人，使一口偃月鋼刀，尋常人也近他不得。老夫胡亂教他些兵法，也理會得。老種經略相公□分愛他，一力抬舉，感激聖恩，直超他做到總管，現在總督山東景陽鎮陸路兵馬。仁兄前去，正到那裡，老夫大膽，托寄一家信可否？」希真道：「此卻極便。既有府報，晚生送去。」雲威謝了。只見酒食

已備好，搬出廳上。雲威讓希真二人坐了客席，自同孫子坐了主位，開懷暢飲。雲威回顧那小官人，對希真說道：「這個小孫，便是他的兒子，名喚雲龍，今年□七歲了。□八樣武藝也略省得些。只是老手夫廢，不能指撥他。叫他父親帶了去，他父親務要留在我身邊。」希真道：「這是大官人的孝思，不可拂他。」麗卿看那雲龍，面如滿月，唇如抹硃，戴一頂束髮紫金冠，穿一領桃紅團花道袍，生得□分俊俏。雲龍也不落眼的看那麗卿，暗想道：「此人這般文弱，倒像個好女子，卻怎的鄭金龍、沙摩海都吃他一人殺了？我明日和他比試看。」雲威、希真二人，一面飲酒，一面談心。麗卿、雲龍陪奉著。

譙樓五更，麗卿望外看道：「天要變了，怪道日裡那般潮濕。」不多時，黑雲壓屋，涼颼颼至，霹靂震天，電光射地，霎時大雨如注，簷前瀑布澎湃，好一似萬馬奔騰。希真皺眉道：「天明便要動身，這般大雨怎好！」雲威道：「仁兄休這般說，難得光降敝地，寬住幾日。」希真道：「已是深擾，只恐誤了限期。」雲威道：「此刻總走不得，夜來辛苦，權去將息。」雲威自己掌火，引到廳後面測首一間精雅書房，兩張楠木榻，被褥帳子俱已另外設好，房裡桌椅擺設。希真的行李已放在裡面。希真謝了。雲威叫了安歇，領了孫兒自去了。希真父女上牀去睡。天已大明，那雨越下得大了。

早上莊客們起來，方知道夜來兩個客官殺了冷豔山的強盜，又去細問了莊家，一發驚駭。少刻，雲威出堂，吩咐莊客：「整辦酒筵，務要美好。」又叫莊客：「去後莊看風大官人歸家不曾，如已歸家，一發請來相見。」已牌時分，希真父女起來。那雲龍挨房門進來，問候畢，麗卿還未下牀。雲龍便坐下，七長八短的和麗卿扳談。那麗卿有許多遮掩的事要做，吃他糾纏定了，舉動不得。希真只得把他演了出去，同到廳上與雲威相見。麗卿忙去關了房門，色色做完，裝束好，方去把房門開了。已有莊客進來送湯送水，自不必說。麗卿到廳上見了雲威，各慰勞已畢，那兩兀自未住。早飯罷，已是晌午。希真同雲威論些古今興廢，行兵佈陣的話，說得□分入港。麗卿同那雲龍在廊外扶欄邊，說些槍劍擊刺廝殺的勾當，也□分入港。

少刻，一個莊客來報道：「到風大官人家去過，還不曾歸家。他莊客說還要三五日哩。」雲威道：「可惜，不然會會也好。」希真問是那個，雲威道：「便是老夫昨夜所說的那風會。端的是個好漢，可惜不在家。」雲龍拉他祖父到外邊去低低說了幾句，雲威呵呵大笑，入座來對希真道：「小孫癡麼！他見令郎英雄了得，要想結拜盟弟兄，就要求令郎教誨。這等攀附，豈不可笑。」希真道：「世兄這般雅愛，怎當得起。論武藝，小兒省得什麼。」雲威道：「仁兄不必太謙，只是老夫忒妄自尊大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去攜了麗卿的手過來，問道：「榮官幾歲？」麗卿答道：「小可□九歲。」希真道：「看這廝混賬！對祖公說話，難道稱不得個孫兒？」雲威大笑道：「不敢，請證盟了再稱。」當時叫莊客備了香案，麗卿、雲龍二人結拜。麗卿長兩歲，雲龍呼麗卿為兄，又去拜了希真；希真亦拜了雲威，雲威比希真父親年少，從此叔叔稱呼。雲龍引麗卿進去拜了母親。那母親看了麗卿儀表，又聽說好武藝，甚是歡喜，說道：「可惜我沒有女兒，有便許配他。」麗卿暗笑，談了幾句便出來。

那時天已下午，兩點已住。那莊前莊後多少遠近鄰舍，都哄講雲子儀老相公家，昨夜來了二位壯士，剿滅了冷豔山的強賊，無不驚喜，都來探問，又不能禁止。有的上廳來拜問，有的在廳下標看，來的去的絡繹不絕，都商量要去報官。希真慌忙止住道：「小可兀自公差緊要，恐誤日期。我等雖殺二賊，彼時只求脫命，並不曾割他首級來，毫無表記。萬一他的餘黨未散，冒昧請功，官府必疑我們捏造，反為不美。」有幾個說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有幾個疑信相半。希真□分忐忑，只恐走漏了消息，見人略散，便向雲威討書信，辭別要行。祖孫二人那裡肯放，雲威道：「賢姪直如此見外。不來欺你，前去□餘里，本有個大市鎮，被那畜生們攪得散了。如今只幾間破的空房子，雞犬也無，你趕去做甚？你不信，騎了頭口去看了回來。多少收青苗手實的公人，到那裡沒處尋人。」希真吃留不過，只得歇下。

少刻擺上酒筵，肴撰□分豐饒，希真甚是不安，雲威慙慙勸。酒至數巡，食供數套，麗卿與雲龍也都吃得微醺。雲龍對雲威道：「孫兒要與哥哥交交手，以助一笑。」麗卿笑道：「兄弟不當真，愚兄就和你耍耍。」雲威道：「吃酒不好，比試他做甚！」兩個都不肯歇。雲威道：「既如此，到後面空地上去。」雲龍道：「廳前院子空間，何必定要後面。」雲威叫小廝們取束桿棒來，放在地下。麗卿、雲龍都去紮抹緊便了。麗卿接了一按紫金冠，去地下挑選一根桿棒，走入院子裡。雲威、希真都起身來到滴水下。看雲龍也取根桿棒出來，雲威道：「且住！」叫小廝取張茶几放在中間，上面放個勸杯。雲威親自取酒壺，花花的滿斟一杯，道：「你兩個比試，那個輸了，罰他這一杯。」二人大喜，當時下廳來放對。外面許多莊客廳見，都哄進來擠在牆門邊來看。裡面雲龍的母親，並些內眷僕婦養娘等，也都出來立在屏風邊。麗卿把那棒使出個天女散花勢，希真叫道：「且住。我兒過來！」希真把麗卿叫到簷角邊，低低吩咐道：「我兒，強賓不壓主。如果敵得過，也要收幾分。」麗卿點頭應了。那雲龍的母親也把雲龍叫到屏風邊，也低低的不知說了幾句什麼。二人仍入院子，雲威道：「各放出本領來，不要你謙我讓。」那雲龍取棒來使出個丹鳳掠雲勢。二人把兩條棒，各顧自己理了幾路門戶，好似一對輕燕掠來掠去。雲龍叫道：「哥哥請合手！」麗卿道：「你只管進來。」二人交上手，那兩枚棒好似雙龍搶珠，在院子中飛舞。鬥了二□餘合，不分勝負。莊客們無不喝采，屏後那些內眷們都看得呆了。

希真對雲威道：「孫兒的棒法還看得麼？」雲威只搖著頭笑道：「總還不是這樣的。」說不了，只見那麗卿不合用個高深馬，被那雲龍得了破綻，使個葉底偷桃直搗進來。麗卿連忙一掃隔開去，險些兒吃他點著了腰眼。那些莊客都笑起來。雲龍道：「哥哥錯也，那杯酒還該你吃！」麗卿笑道：「兄弟，你道我真個敵你不過，看我來也！」又是五六合，麗卿耐不住，忽然變了手法，使出那三花大撒頂，渾身上下都是棒影，颼颼的劈下來。雲龍亂了手腳，只辦得抵當遮攔。雲威背著手在階沿上看，也自吃驚。麗卿得了勢子，趁分際一個鷄子翻身，卷進中三路。雲龍那裡敵得住，直退到牆腳邊。麗卿直逼過去，希真連忙喝住，跳下來劈手奪了棒，罵道：「你這廝□分凶莽！兄弟倒讓你，你只顧廝逼上去，牆邊雨後苔滑，你把他跌壞了怎好？」麗卿笑道：「使得手溜了，那裡收得住。」希真道：「你還嘴強！」掉轉棒來便要去打，雲龍連忙來擋住。雲威看見麗卿棒法心中甚喜，及見希真去訓誡他，連忙下來護住麗卿，笑對希真道：「你這老兒殺風星，沒事烏亂。他們兄弟要子，倒要你來當真！」希真又說了麗卿幾句，四人同上堂來。莊客們把桿棒收過了。麗卿去解了紮抹，穿了衣服。雲龍亦裡面去換了衣衫出來，對麗卿拜道：「哥哥真了得也！怪道冷豔山兩個強徒，吃你殺了。」麗卿連忙答拜。雲威道：「龍兒閒話少說，這杯酒你自己討來的，還不受罰！」雲龍便去取來。麗卿連忙道：「換杯熱的。」雲龍已一飲而盡。希真道：「你也快陪兄弟一杯。」麗卿也滿飲了一杯，又唱了個無禮喏。

四人重複入席，雲威看他二人面上都泛起桃花，想到麗卿那般英雄，孫兒雖弱些，也還去得，□分歡喜，對雲龍道：「你這孩子總不當心。你看哥哥比你只大得兩歲，便恁地了得！這三花大撒頂，風二伯伯也點撥你過，只是不留意。這叫做平時不肯學，用時悔不迭。」雲龍有些赧顏。希真道：「方才實是兄弟讓他些，賢姪只不肯使出來。」雲龍道：「姪兒兀自敵不過。若是我那表兄不曾去，他與哥哥正是一對敵手。」希真道：「令表兄何人？」雲威道：「可惜貴喬梓不早來幾日，好叫你會會。」希真問那一位，雲威道：「那人與榮官一般年紀，本貫東京儀封人氏。老夫姪女是他母親，與龍孫中表弟兄。那人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硃砂，伏犀貫頂，猿臂熊腰。莫說他一身好武藝無人及得，便是胸中韜略兵機也□分熟諳。老夫亦曾問他，兀自盤他不倒。卻又性情溫良，莊重儒雅。那人姓祝，雙名永清，因他渾身上下如一塊羊脂玉一般，人都順口叫他做『玉山祝永清』。可惜這般英雄，也只得個防禦！」說不了，希真接口道：「此人名姓，小便可聽得，只不曾相會。莫不就是鐵棒樂廷玉的徒弟、祝家莊祝朝奉的庶弟？」雲威道：「正是。然他卻不是樂廷玉的徒弟，乃是樂廷玉的兄弟樂廷芳的徒弟。廷玉、廷芳兩弟兄卻是一樣本領，祝永清是廷芳最得意的頭徒，端的青出於藍。」希真道：「樂廷玉還在否？」雲威道：「聽祝永清說還在，隱在博山縣更生山內。樂廷芳做了一回提轄，不得如意，亦告休了。」雲威又說：「那祝永清還有一副本領，他一手好書法，卻在蘇黃米蔡之外。前日從我這裡過，寫下了四幅屏幛，明早把來與賢姪看。」希真道：「可惜小姪來遲，不曾相會。」雲龍對麗卿道：「我那祝永清表兄若還不去，哥哥，不怕你了得，他總對付得你住。」麗卿笑道：「他或者也同你一般的讓我怎處？」雲威、希真又歎息了一回，都說：「可惜這班英雄，都生不遇時！」

當日那酒筵直到二更始散，天又濛濛細雨，各自歸寢，都已帶醉。那雲龍愛麗卿不過，便要同榻。希真極力飾辭，麗卿苦苦哀

求，方才得免。雲龍出去，麗卿關了房門道：「爹爹，我們明日快走了罷。」希真道：「誰在這裡過世！」麗卿已醉了，脫衣淨手，進牀便睡。希真看了房裡一看，叫聲苦，不知高低，那些行李兵器影跡無蹤，情知是藏過了。開門去問那外間睡的小廝，那小廝在牀裡應道：「上午老公已吩咐收了進去。」希真道：「這明明是不許我去的意思，怎好？」關了房門，坐在牀上思想道：「難得他這般厚意，他那孫兒雖武藝不曾學全，看他使出來的，也不是尋常家數；將來這副品格，坐穩是個英雄。不如就把女兒許配了他，卻不知他曾否完姻？只是本師張真人又說，女兒的姻緣不是這一方。」好生擺佈不下去。那邊牀上看那麗卿，卻朝外睡著，臉兒朝霞也似的通紅，叫了兩聲也不應。又坐了一回，只得上牀睡了。當夜無話。

天明，父女起來。麗卿先裝束完了，方去開門。雲龍已在房外，進來問慰畢，同去見了雲威。父女謝了，苦苦要行。雲威道：「大雨就來了。」沒多時，果然大雨傾盆。希真分心焦，雲威卻引希真又到側首一個小巧精舍裡早飯。飯畢閒敘，叫雲龍把祝永清的墨跡取來一看，只見是四副東絹。打開看時，原來是草書的曹子建《洛神賦》，果然精神煥發，筆氣縱橫，恍如懸崖墜石，驚電移光。喝采了一回，收過去。麗卿與雲龍都沒坐性，走開去了。雲威又詠歎了祝永清一回。雲威道：「正要問賢姪：東京還有一位超他絕類的奢遮好男子，賢姪該識得他？」希真問是誰，雲威道：「此人官爵也不大，端的是如今一位出色英雄。前年小兒人都覲見，便叫他去訪問，因限期太促，不及去訪得。近來也沒個實信。那人只做得個東京南營裡的提轄，叫做陳希真。賢姪可識得？他如今怎的了？」希真聽罷，心中大驚，便答道：「此人小便怎麼不識得，但不知叔父何處會過他？」雲威道：「我卻不曾會過，我有一個至交，是東裡司捕盜巡檢張鳴珂。他對我時常說起，那陳希真智勇都了得，那年輪困城一戰，官兵只得八千，敗西夏兵五萬，都是他一人的奇謀。可惜都被上司冒了去，至今惋惜他，又欽佩他。」希真道：「那張鳴珂，莫不就是鞏城縣知縣蓋天錫的舊東人？」雲威道：「便是。你且說那陳希真到底怎的了？有東京來的，說他辭了提轄去做道士，可真麼？」希真道：「是真的。」雲威吁口氣道：「英雄不遇，至於如此！」希真道：「他如今連道士也做不成了。」雲威驚問道：「此話怎說？」希真道：「小姪動身的前幾日，此人為一件事上，惡了高大尉，逃亡不知去向。現在各處追捕緊急，著吃拿住，決沒性命。」雲威聽罷，拍著桌兒只叫得苦，口裡說道：「怎麼這般顛倒？如此英雄，屈他在下僚，已是大錯，怎的竟把他逼走了，卻怎生還想望天下太平？他萬一被追捕不過，心腸變了，竟去投那梁山泊，卻怎好？賢姪，你可曉得他往那方去的？」希真道：「這卻不知。這人恐未必上梁山。」雲威道：「他不上梁山，不過一身之禍；他上了梁山，天下之禍。我料他也未必便上梁山，但不知何處去了。賢姪，賢姪，便似你也只得如此微職，豈不可悲！」

那雲威一片歎息之聲，從丹田裡滾上來，眼角上津津的有水包著。希真見他這般肝膽相許，也止不住那心裡的感激。著那雲威背後只一個小廝，便道：「小姪有句話要稟叔父，叫尊紀迴避了。」雲威便叫那小廝出去。希真把格子門掩上，走去雲威面前撲的雙膝跪下。雲威大驚，忙亦跪下來攙道：「賢姪有話，但說不妨，這卻何故？」希真流淚道：「小怪不敢欺瞞，叔父不要愁苦，只小姪便是落難逃亡的陳希真。」——雲威大驚。——「梁山泊已曾兜攬過，要小姪去入伙，小姪那裡肯去。如今四海飄蕩，無家可奔。卻不知叔父如此錯愛，使小姪悲酸鑽入五臟，此生父母之外，只有叔父。」說罷，磕頭不止，淚如泉湧。雲威一隻手攔不住他，盡他磕完了，又把希真的臉細看了看，叫道：「我的哥！你何不早說，憂得我苦！」二人從地上起來，抖抖衣服，仍復坐了。雲威道：「怪道你說什麼王助，叫我無處落想。你且把高俅怎生逼你，說說我聽。」希真道：「高俅逼迫，尚未露形跡，是姪兒見機先走。」就把那衙內怎的調戲女兒麗卿，再三盤算，怎的虛應著他，到後來怎的不得脫身，不得已壞了他兩個承局，怎的叫麗卿男裝投奔山東沂州府，怎的恐有追趕，特從江南大寬轉得到貴地。雲威又驚又喜，道：「不料閣下與老夫做了姪兒。你不必到沂州去，就住在敝莊，只說我的親戚，無人敢來盤問。老夫養得你父女二人，待奸邪敗了，朝廷少不得有番申理，那時再歸故里。那莊家就這裡開發了他。」希真道：「這卻不敢。雖蒙厚恩，如父母一般，只是沂州舍親處已是得信，在那裡盼望，不如讓小姪且去罷。」

正說著，聽得格子門外笑語之聲，麗卿、雲龍兄弟兩個，手縮著手推門進來。二人見兩位老的，都雙眼揉紅，眼淚未乾，正驚疑要問，雲威開言道：「龍兒，不要廝縮著。他不是你哥哥，他是東京女英雄陳麗卿，喬扮男裝。」麗卿大驚失色。雲龍也吃了一驚，連忙放手，退了幾步，看了看，說道：「怪得我有五六分疑他是女子。」希真道：「我兒不要吃驚，我已向祖公公將真情盡告，切不可教外面莊家得知。」雲威道：「你二人便弟弟稱呼。」雲龍就向麗卿唱個喏，麗卿答了個萬福，二人不覺笑起來。雲龍又細問緣由，雲威一一說了，又對希真道：「賢姪既是這般說，令親盼望，老夫亦不敢多留，只是顯得老夫薄情。今日卻去不得，與賢姪此一別，未知何日再會。卿姑有人家否？」希真道：「不曾。」雲威道：「可惜龍孫正月裡已定了一頭親事，不然扳附令愛，豈不是好。如今賢姪且將令愛送到令親處安置了，自己再到這裡來住幾日何如？」希真道：「山高水長，有此一日。小姪如無出身，定來追隨幾杖。只恨小女無緣，不能扳龍附鳳。」希真方知麗卿果然不是此地姻緣。雲威道：「賢姪休怪老夫說，似你這般人物，不爭就此罷休？你此去，須韜光養晦，再看天時。大丈夫縱然不能得志，切不可怨恨朝廷，官家須不曾虧待了人。賢姪，但願天可憐見，著你日後出頭為國家出身大汗。老夫風燭殘年，尚不能親見，九泉下也兀自歡喜。」希真再拜道：「叔父清誨，小伍深銘肺腑。」雲威又道：「你那令親處，萬一不能藏躲你，你可即便回到我家來。那時卿姑同來不妨，這裡自有內眷，有好郎君我相幫留心。今日便從直不留你了。」說罷，便叫小廝進來道：「你去傳諭他們，預備兩席酒筵，須要整齊。一席今晚家裡用；一席備在青松塢關武安王廟內，明日五鼓，我親到那裡，與王大官人相餞。」小廝應聲去了。雲威對希真道：「我不合欺眾人，說你已於清早去了，免他們只顧來聒噪。原要多留你，不道你就要去。既如此，你明日去倒緩不得，恐吃人看見。」希真稱謝領諾。那些莊客都在背後說道：「不過一個過路的人，又非瓜葛，這般親熱他做甚！」雲威去把寫與兒子的家信拆了，重新寫過。雲龍知麗卿是女子，也不敢來廝近。

看看天晚，兩歇雲收，天上現出皓月，房櫳明靜。擺上酒筵，比昨日的更是齊備。四人坐下，雲威、希真細談慢酌，各訴衷曲，說不盡那無限別離之情。麗卿、雲龍對面相看，都低著頭不做聲，顏色慘淒。雲龍叫小廝取那張琴來，就座上操了幾段《客窗夜話》，那月光直照入座來。希真歎賞不止。麗卿雖不善琴，聽到那宛轉淒其之處，不覺落下淚來。雲威止住道：「不要彈下去了。」

酒筵已散，四人散坐，看那月光已自下去了，雞鳴過幾次。雲威與希真一夜兀自眼淚不干。那莊家已起來，在外伺候。莊客去備好那兩匹馬，牽出外面，點起幾個火把候著。雲威只得叫雲龍進裡面去，同幾個小廝搬那行李兵器出來。希真、麗卿已裝束停當。雲威送過家信，希真收了。又取一百兩銀子送作盤費，希真那裡肯收，吃雲威硬納在包袱裡面。又把兩碎銀子賞與莊家道：「大哥累你，包袱內又加了些乾糧，重了，這些微禮送你作酒錢。」雲龍便去把隨身佩帶的一日昆吾劍取來贈與麗卿，麗卿道：「兄弟，我自備有寶劍，你不可割愛，我不敢受。」雲龍道：「姊姊既這般說，這鉤子送與你罷。」便把那嵌花赤金鉤子解下來，係在麗卿的青鍔劍上，麗卿只得收了。父女一齊謝了，就此拜辭。希真又叫麗卿進去辭了伯母，便起身要走。雲威已叫另備兩匹馬，祖孫二人同送。雲威問道：「賢姪投沂州，你那令親姓甚名誰？」希真道：「小姪襟丈，姓劉名廣。」雲威道：「可是住在沂州府東光平巷，做過東城防禦的？」希真道：「正是。」雲威呵呵大笑道：「賢姪何不早說！行李挑轉，請進來，我還有話問你。」不知雲威說出什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